

梦工场

Zuori Yishu



昨日遗书

Zuori Yishu

罗大佑



现代出版社



昨日遗书

现代出版社·梦工场系列丛书

罗大佑

图字：01-2002-153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昨日遗书 / 罗大佑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2

(梦工场系列丛书)

ISBN 7-80028-780-7

I. 昨… II. 罗… III. 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3669 号

昨日遗书

Zuori Yishu

著 者：罗大佑

责任编辑：张 晶

装帧设计：艾 莉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 址：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100011)

电 话：010-64240483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10

插 页：0.5

印 数：01-50000 册

书 号：ISBN 7-80028-780-7/I · 184

定 价：26.00 元

自序

活着太久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告别而去的，究竟又怎么了？

曾经以为不可能被盼到的二〇〇〇年，竟已被如沙的时光悄悄地隐埋；回头看时，了无痕迹。

那么，我们有没有长进一些聪明才智，与人生的顿悟呢？

真的不知道——也许这样比较好。

歌是语言绽放出的花朵；但这样的花朵，即使再娇艳，也并不能保证她不凋零，归根而去。

所以，答案可能在那颗小小的种子里。

但这个时代的小朋友们太快乐了，不可能体认到真正的快乐其实来自受过苦的心灵。

就像，这宇宙里最珍贵的东西，不但是钱买不到，也甚至是摸不到或看不到的，一样。

昨日已逝。这里有我上个世纪写的一些

遗稿，看看倒也仍像些文字。对于说罗大佑在吃老本儿的人而言，我必须给他们更多的把柄来捉，否则大家什么也捉不着。包括自己在内，大家白忙半个世纪。

没有了存在，就不能接轨。在一九九八年二月父亲过世的那段日子前后，我总算体会到了什么叫生死。这个接轨，是在一些死亡的状况以后完成的。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不会介意我不打算有小孩子的不孝行为。

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北京长安街上的饭店内写这样的一篇序文，不但是一种缘分，也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对在大陆靠行文为生的朋友们先说声抱歉，我真的不是要来捞过界抢饭碗的；二十年来如果靠的是写文章过日子，罗大佑早就饿死在资本主义大都会的某个阴暗的角落里了。日子要过，饭得吃，戏得上演，歌得唱。还有些可以的旋律在后头，但要把手头上的账款先清一清，吃饭毕竟不能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

序幕再度拉开，乐队兄弟们已准备出场。二十年来歌手生涯，最怕的本来就是开

演唱会，但心一横倒突然想到，咦，一个死去过的灵魂难道还怕鬼吗？何况台下坐着的还是一堆活生生的冲着你来的支持者呢！

好吧，弟兄们，上喽！一个民族的生命得延续，大家得过得理直气壮。吉他弦已调正，干吧！

谨将此书献给过世的父亲。

我们，没白活。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a cursive representation of the author's name.

2002年2月26日于北京

总 策 划 吴江江

主 编 张立宪

责任编辑 张 晶

平面设计 艾 莉

著 者 罗大佑

(本书图片除注明外均由罗大佑摄影)

封面摄影 陈旭人人

罗大佑艺术生涯二十周年特别纪念

梦工场

- ◎ 《大话西游宝典》
- ◎ 《之乎者也罗大佑》
- ◎ 《日剧场》
- ◎ 《钻石海报收藏》
- ◎ 《钻石海报收藏(续)》
- ◎ 《事关江湖》
- ◎ 《家卫森林》
- ◎ 《韩流》
- ◎ 《校园树》
- ◎ 《独立精神(1)》
- ◎ 《独立精神(2)》
- ◎ 《独立精神(3)》
- ◎ 《因为古典，所以音乐》
- ◎ 《绝世爵士》
- ◎ 《混合起司》
- ◎ 《为希区柯克尖叫》
- ◎ 《纳兰一派》
- ◎ 《电影赢家》
- ◎ 《老歌》
- ◎ 《战争海报收藏》
- ◎ 《F4 风暴》
- 《昨日遗书》

ISBN 7-80028-780-7



9 787800 287800 >

目 录

自序

昨日遗书.....	1
美丽的宝岛.....	17
家(三).....	33
成长印记.....	51
音符旅程.....	65
梦魇.....	95
天凉好个秀.....	117

人物素描·····	139
明天会更好·····	149
香港·····	155
罗李罗嗦·····	163
现象·····	181
纽约·····	207
一九八四·····	221
京城夜·····	287
跋·····	298

昨

日

遗

书

看到的每一个人，都令我生厌。

在一场电影散场后回来的途中，在那个蛇店的门口处看到了那只笼内的猴子，显然它和人是完全不同的。我于是将它买了下来；应该，和动物的相处会好过我和其他人类的关系，我想。

将它运回来后，第一件事就直接进入了浴室，打开笼门。我准备为它全身上下洗个彻底的澡。但它竟向我的身体攀附上来。利爪的猴子，我将它推开。它再度抓上我的身体爬上来，这次用力得多。慌乱中，我以双手奋力排斥它的纠缠，于是它用嘴竟咬住了我的左手；用力挣开，嘶！左手中指划出了一道血沟，静脉内的血液喷洒在浴室内白色的磁砖上。

原来它嘴内两边各长了一颗巨大的獠牙。这是一只你终于发现站立起来到人的大腿半处的泰国猴。圈在笼内两年从来没有出来过，而我竟想帮它洗澡。白色的磁砖浴室内的冷肃，猴子的动物本色对它自己生命质疑所产生的原始野性。浴室内顿时展开一场心惊肉跳的人猴大战：拳头、踢脚、猴爪与獠牙的来去在那沾满血液的白

色磁砖上翻腾着。那是种原始森林内生死拼斗般的恐惧，彼此。

终于用了那个铁笼子将它困在一角，正好笼门对着它，动弹不得后，终于它才慢慢地爬入了它所熟悉的那个笼子内。

坐在沙凳上喘息时，心还在胸口内猛烈地跳撞着。是了，大概没错，并非所有的人让我生厌，而是，我愿当就是那个使自己生厌或是使所

有的人生厌的那个人。这只猴子刚刚就如此地证明了给我看。

恍然大悟。是我该走的时候了。

我感到空气中有一股暗示的感觉，凝重、稳定，而且慢慢袭来。

下午从滚石出来的时候，尾随所有的人出门，突然我下意识地摸摸全身口袋，转身开了办公室的门

再进去瞧瞧。“我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来？”没有。我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来？“没有。”多么强烈的暗示：我要离去了吗？

晚上从香颂的门口出去的时候，忽然又伸手掏钱。“老板，我的账付了没有？”“XX已经帮你付了。”我的账付了没有？清了没有？多么强烈的暗示：我要离去了吗？

我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来？我的账付了没有？多怕什么东西带来的不能确定，多怕什么东西欠下的还没还清，好像离去的时候所有的价值都需清算似的。好像要确定自己所有的成绩、或是施受、或是认定、或是一些什么说不上来的感觉。我倒不禁要笑了。像是要想到，假如在我离去以后，谁在某个夜晚想到我这个曾经存在的人时，可能或不可能掉下的眼泪一样。

仿佛整个人变成一个快要中空的物体，四周一块一块的黑影已向我靠近，一个个找到它们的定位，像拼图游戏般，在我浑身上下四周凝成整圈的、浑圆的球体。几乎全快暗下来了。我只等待最后的一块拼图带着黑影镶上来，那就全暗了，我就成为如同一个皮球不带橡皮的内

部，浑圆、黑暗、无实质，但具体。我只看到一道光线昏昏暗地指向我，进来；我只等待最后的拼图徐徐镶到上边时，惟一的完整。

什么是对错呢？什么是黑白呢？什么是方向，什么是真理呢？我只能更靠近，而无法与任何东西真正贴在一起；但当我更靠近时，我似乎离它又越远；我想做得更好的时候，却发现原来那是最差的；我想逃避的时候，发现这个想法似乎是最接近的。我开始想到妈妈，那个生下我的人；虽然是个事实，却难以想像我曾经蜷缩在她温暖的子宫内如此温暖的确实地膨胀地成长。虽然难以想像，却更想妈妈，更想回到她的体内，享受她的青春的喜悦，以及那股黑暗的，蜷曲的，无知的，温暖。

这个世界是不会错的，因为它存在，而且早已存在了。我曾想用面对面的方式，给它感受一点点热力与温暖；它用冰冷的温度，冷却了我火热的心跳。我没有办法明白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就像一个朋友说的，和尚，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野心家。在身旁来去的身影中间，我仿佛永

远存在他们夹缝的边缘。我的笑脸后，有一线怆痛，而泪眼后似乎隐藏了一丝笑意。当祖父死去的时候，我想我曾经为他庆幸他的解脱，而当我为一个朋友的某一件事高兴之后，却又先为他想到了一个字：“唉！”我曾经那么痛苦地尝遍欺骗的滋味，却也不得不接受那是一个不灭的定律。那么，亲爱的，告诉我，什么是真理？

有时候我感觉每一件事物都是那么清楚时，就开始慢慢掉入这种清晰后面的困惑里，而这种困惑本身，却又是那么清楚，清楚得使我照向镜子时，那块镜子变成了一片玻璃，那一边的我，那样的，向我同情地凝视，比我更知道自己，只是我摸不到他而已。摸摸自己的身体，仿佛周身只包了一层假想的皮。

早上醒来的时候，身边静得可怕。铝门窗外的车子来去的声音，非常遥远。沉寂得可怕，稳重得可怕。但我好像意识到一个轰隆疯狂的地震马上就要突然来到，摇动整座大楼，晃动每一扇窗户，捏碎每一片玻璃，荡倒每一个站立的物体，倾裂每一面完整的墙，带来整批震裂人肺腑的可

怖的隆隆的巨响，然后将我从七楼的房间随着稿纸、碎壁、床单、钢琴、水管、沙发、磁砖、蟑螂、闹钟、唱片、天花板、电话、生力面、黑

松汽水、抽水马桶、浴缸、铜板、电梯一起重重地摔到地面上，紧接着用八楼以上的所有建筑的残骸砸烂我的身体。后来时钟上秒针的声音逐渐唤回我记忆的勇气；还好，电话铃声响起时我已经挣脱起来拉开窗帘了。

每一个人说的话我都要花很大的努力使他们觉得我对他们还感兴趣。我的每一个动作我都会考虑它是否得体，是否多余。自己说的每一句话的语气非常肯定，但自己对它们带了一些怀疑。看着每一张面孔，我都知道他们真正的自我实在是善良的。说实在的，